

四之物讀餘業軍空

松 野

著 宣 儀 龔



四之物讀餘業軍空

松 野

著 宣 儀 龔

行印部治政會員委室航

版初月一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朝廷把郭子儀安在九原太守這個小小的職位上，便像向荒郊裏投下一株野松似地再也不去理會他了。他初來時，兩頰雖然略微顯得消瘦，他的英俊的外貌仍叫人見了敬服。高大的身材，穿一套嶄新的戰袍，兩隻眼睛的上面各壓着一道斜仰的濃眉，眼珠一滾，他的智慧，胆略，便像瀑布一樣的往外淌。他的年紀就外貌估計，至多不過三十歲光景。他的嘴上沒有鬚鬚，但他同人談話時，嘴角上總是浮着兩點淺笑。從他那副恬靜的外貌，便可以看出來他是什麼都不會同別人起什麼爭端的。

別人的官階隨着歲月一年年的增高，他在這里一直沒有陞遷過。幾十年光陰過去，他的嘴上掛起了墨黑的鬚鬚，紅潤的頰上橫起了粗細不同的皺紋。他仍十年如一日的，率領着他的部屬，守着這片疆土。

一天傍晚，傳來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叛變的消息，全城的人民都為這消息受了

震驚，他依然鎮靜如常，不改平日雍容和藹的態度。

他在室內，燃着一枝燭，面前攤着一本名冊在翻閱。他的兒子郭晞走過去，看見那名冊上的名字，有的加着紅圈，有的在旁邊點上了紅色的密點，不由的好奇的問他：

「爸爸，你爲什麼讀名冊呢？」

郭子儀掩卷笑道：

「你說錯了，這是你爸爸幾十年來的一本自讀不厭的活書。」

郭晞不服氣的說：

「你給我看！那不是一本名冊嗎？」

郭子儀說：

「你看不得。他們的肺腑都給我看穿了。」他含有深意的笑了笑。過了一會

，郭晞領悟的說：「爸爸，那名冊上是些什麼人我知道了。」

郭子儀的才幹，早已爲人賞識，他的雄材大略，有的人敬佩，有的人忌刻。在一次戰爭中，敵人的人數衆多，所佔的地勢比他優越，他估計情勢，若同敵人硬碰，祇有自己吃虧。他使用了一個計謀，希圖在這一個計謀之下，把強大的敵人一網打盡。孰料忌刻他的人，故意同他掣肘，使他的計謀不能實現。結果在敵人的衆兵強壓之下，他吃了一個大敗仗。

於是，忌刻他的人，就以這次敗仗爲口實，向朝廷告他。

郭子儀在奸人陷害下無從申辨，一道御旨下來：判處死刑。

正當長安城內，春暖花開的時候，約當午刻，一乘囚車被擁着從一條大街經過，上面縛着一個相貌堂堂的英俊少年，他的背後豎着一道經紅筆點過的標幟。

這囚車在一個十字路口轉拐的地方因旁觀的人塞住通路，不能順利的通過，兩個殺氣騰騰的人，氣勢兇兇的跨上前去，闢開了一條通路，掉轉頭來，正待招手吩咐後面的車子前進的一剎那，對面的街上響過來一陣鈴鐺聲，馬蹄聲和車輪在街面上滾轉的聲音，那兩名開路的勇士，聽見這聲音，連忙排開那被喝開又闖攔來的人流，搶上前去，仔細看了一眼，自己呆住了。彼此相顧，默不作聲，過了片刻，向着這邊方向過來的那幾車子愈來愈近了。兩乘車子相擁擠，在街口梗住一團，不能進也不能退。

那乘過來的車子，上面結着一朶大蓮花，見前面擋住去路，就此停住了，大家都把注意集中在那乘車上。簾子一拉，車上的人下來了，儒雅風度，神情很瀟灑。羣衆當中有一位身材矮小的麻子，他是醉仙樓賣酒的伙計，他認識從車上下來的人，他得意的拍了一下站在他前面正在看得凝神的，有着一嘴黃鬍鬚和一個

酒糟鼻子的中年男子的肩膀，悄聲說：

「你認得這個官人嗎？」

「像常在醉仙樓喝酒的李學士對嗎？」

「你怎麼認得？」

酒糟鼻子認爲麻子的話有點瞧他不起，故意把聲音放得很高：

「我怎麼認得！在這長安市上，那街那巷，那家那戶，我認得。難道李白

——李學士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你認得我就認不得？」

麻子見他氣勢逼人，說了一句冷話。酒糟鼻子聽了大爲動氣。別人怕他們兩

個動武，忙把他們勸開。

麻子擠在另一個空階裏去了。

那因車上被縛住的少年，在刀光閃耀下，在死的圍壘中，仍鎮定如常，他的

臉上不露一點恐怖神色，端正的穩坐在車上。無數的人都向他投着惋惜的眼光，他的兩只眼睛直望着前面，無形中流露出他的豪邁氣度。李白在衆人擁擠當中，發現了那部囚車，和上面的被縛者，不禁驚問：

「上面是什麼人？」

一個執行事吏慌忙答道：

「郭子儀。」

李白問明了郭子儀犯罪的原由，略微安慰了幾句，便轉向執事吏說道：

「別忙執刑，我要營救這個英才以備國用。」

站在旁邊的人聽到李白的豪語，心頭爲郭子儀鬆了一大半，立即自動的閃開一條路，讓李白的車子通過。

李白上了車，馬夫不停的揮鞭，一轉眼，那乘結着大蓮花的車子便消逝了。

囚車繼續在街上被人擁着朝那令人胆寒的刑場的方向緩緩前進。在場圍觀的人，自己的脚步不由的隨着車子慢慢移動，心頭一陣緊似一陣；走過一道牌坊，這裏是受刑人和他的親眷見了落胆的地方。當囚車抵達時，大家都下意識的回頭去看，這個看熱鬧的人結成的隊伍，有的開始驚慌了，有的心頭怦怦的跳動，有的爲受刑人片刻後的遭遇懷着恐怖。

太陽不忍睹的躲進雲裏去了，吹起來一股冷風，幾隻烏鴉——頭頂低飛過去，在人們的心裏塗抹了一層暗影。郊外的野草的清香，人們的鼻孔都隱隱的嗅得到了，囚車進行的速度也彷彿格外加快了，眼兒就要到達刑場，爲郭子儀就愛的人們連連往後面看，始終沒有看到營救他的人的影子。

望見前面遠遠的那片廣場，大家心頭緊了，都焦灼的閃着詢問的眼光。

囚車攏刑場，那裏已先擺好殺人的陣勢，在廣場中有一座建築好的刑台，

囚車上縛住的人押到那裏，便從車上解下來安排在刑台上，祇等時間一到，便下令執刑。

郭子儀從車上解下示，站上刑台。劊子手手中握着的明晃晃的利刀在太陽底下閃着白光。監斬官仰起頭望了望天空，被雲霧遮去了一半的太陽，漏出來一點慘澹的白光。他計算了一下時刻，然後命令鎮壓刑場的兵，把觀衆排得遠些。刑場亮出來一大片空地。他走近刑台檢查了一番，又退在一邊。劊子手知道快執刑了，跟着低頭看了看手上握着的大刀，用手指輕輕的在上面試着刀鋒。他的心裏彷彿在計劃要採取如何的姿式纔能完成今天這件大功。

野
松

由場上人頭喧嘩和鎮場的兵士的緊張情勢看來，那行刑的時刻是逼得很近了。郭子儀在刑台上昂然的站着，沒有一個不望着他胆顫心驚，有的人爲他掉着眼淚，有的人爲他隱隱嘆氣。剛在要發出第二聲口令的時候，在塵沙滾滾中一員

京官騎着一匹驍悍的白馬飛奔過來，高聲叫道：

「慢着！」

籠罩着刑場的恐怖，被這一聲巨響衝破了。白馬踏進了刑場，傳來了皇帝的赦旨。寬赦的時候，在場圍觀的人一個個都淌出了興奮的眼淚。這事件就在當天傳遍了整個長安城，一直到第二天家家戶戶還在爭論着這件事。

「我不服李學士會有這樣大的本事。」

「嘿！你不服？人家不動一個兵，祇寫一封信就把蠻子駭得倒退，難道營救郭子儀這件事他還辦不到？」

李學士真了不起！」

「聽說他教出來的郭子儀也很有本事哩！」

郭子儀得了李白的營救，那些陷害他的奸臣們，落得一場空喜，祇得把他陰謀在心。

時間一久，便一天天冷下去。到這郭子儀這類的幹才不能久留，經過這一度波折以後，真寒不難明白，有的人替他抱屈，促他同仇入報復，他自己反而淡然置之。他對國家仍存着一片耿耿忠心。朝廷誤信讒言，對他那麼武斷的處置，他祇爲國家惋惜，並不爲了個人的冤屈就爲一切灰心。他的忠貞報國的志向仍堅定不移。

不久，朝廷任用他爲九原太守。這在一般人看來依舊是給他的懲罰，不過比殺頭較輕罷了。

上任的那天，那些送行的朋友看見郭子儀的車子朝着邊荒地境滾轉，禁不住流下了惜別感傷的眼淚。

二十年後，安祿山謀叛的馬蹄踐踏了大唐半個寧靜的江山，守將們有的死難，有的投降，長安城內一日數驚，眼見大唐的錦繡山河快要淪入叛賊之手，玄宗皇帝日夜驚慌，拿不定主意。正在焦灼萬狀的時候，忽然想起三十年前投奔荒郊的這株野松——郭子儀。

這時郭子儀已長成了一株擎天的大樹，一道詔令把他從連根了二十年的那片荒瘠的土地上拔起來。命他爲朔方節度使。

這是一個難於肩負的重任。安祿山坐擁重兵，蓄意謀反，所有的兵卒糧餉，都準備得停停當當，加上起兵叛變以來連戰獲勝，兵驕氣盛，每攻一城，沒有那一個可以戰敗他。郭子儀奉命平亂，手上的兵馬，數目既少，而又沒有經過甚麼戰爭，若擴充部屬，增加人馬，天下承平已久，一般百姓都不習武事，要把他們召

募盡來同安江山領下的悍將勁兵作戰怎麼能夠呢？

郭子儀聽了安祿山叛變的消息就立誓爲國效忠，願獻身爲國平亂。可是，一直沒有用他。直到長安城都動搖不定的時候，這纔想起他來，擢升他爲朔方節度使。

郭子儀奉到詔令，仔細思忖了一番，便毫不遲疑的去承受了這個新職務。

郭子儀看他態度這樣堅決，絲毫沒有把橫在眼前的困難放在意下，一向佩服他的部將們，更見有了自信，便一致奮發的策動統領下的部屬，同時一面進行招募新兵，欣悅的向他表示：願追隨他共赴國難。從此，郭子儀的兵力也就漸次龐大起來了。他這種臨危赴難的精神，竟使從前嫉妒他的人受了感動，從來不同他交談而常鄙視他的仇人，也願犧牲成見來同他親切的合作了。

一天他從外面帶兵回來，遠遠的瞥見自己的帳外拴着一匹高大的棗紅馬，不

禁心頭暗暗吃驚：「這馬不是李光弼的嗎？他怎麼會到我的帳中來呢？」

於是，往事便像遊雲似的浮上了他的腦海。有一次，李光弼部下的兵偷偷的到他這里來，他收容了他們。這事被李光弼知道，便結下了深仇大恨。幾十年來兩人未交一言，就是同桌共餐，李光弼也不同他說一句話。上次他幾乎殺頭，都因李光弼在一旁故意同他掣肘。這些往事，他向那馬走得愈近，對他刺激得愈兇。他邊走邊想：「我要去同他見面嗎？」

他把李光弼和目前的大局衡量了一番，心頭結着的結慢慢隨着他的脚步鬆開了。

「就是他來對我有什麼不利，我都要以我的真誠去感化他。當天下道相見的時候，我這樣私忿嗎？我郭子儀是這樣的小人嗎？」想到這里，覺得他起初的那種想法實在可鄙，不禁耳根發紅，立刻他的臉被羞愧得通紅。他站在帳外，靜

靜的瞧着那匹正在那里把頭翹得很高的棗紅馬。馬頭擺動，發出一串串清脆的，響亮的銀鈴聲擊打着他的耳鼓。他猛地一怔，自己責備自己說：

在這困難當前的時候，誰懷私見誰便是國家的政敵。現在李光弼既然拜到
我的帳中來，我應該開誠布公的同他見面！」

他振了振精神，心曠神怡的進帳去了。

當他進去的時候，李光弼正在坐着同他的一員家將在談敘他。他走在門外，兩只眼睛一閃，那飽滿的光輝剛好與李光弼的相遇，他們兩人面對面的凝住了，喉嚨被興奮塞住發不出音。略停，李光弼熱情的衝過來用力的一把將他肩膀抱住，同時發出一聲悲愴的叫聲：

「子儀……」

他的淚水像拋沙樣的滴在郭子儀的身上。郭子儀也伸出手臂把他緊緊的抱住

，那員家將看着他們兩人抱在一起淌着眼淚，感覺到手脚無措，在一旁默默的站住。李光弼的喉嚨裏響起來一陣悲痛的哭聲，郭子儀不由的也哭出聲來了。

光弼，想不到你竟肯到我這裏來。」

光弼顫聲說：

「我早就想來見你，用人郭說你一定不肯見我，遲疑到今天，我相信我不會，我便決心來了。」

「你來得好，」郭子儀深深的受了感動。「你不來見我，我也要去見你了。」

「子儀，你諒解我嗎？」

「我們沒有私人的仇恨。」

李光弼覺得過去對郭子儀的行爲十分慚愧。

「你不記憶我過去……」李光弼隱忍的不說下去了。

郭子儀把他抱得更緊的說：

「現在國家這樣亂，主上的位置都快保不住了，我違懷私忿嗎？我們要精誠合作，爲國平亂。」

李光弼興奮的撒開手：

「子儀，我衷心的佩服你！」

他們的被激動的感情，漸次平服了。幾十年來常在他們的腦海上面浮現的那片暗影，被他們所淌出的熱淚沖洗淨了。這時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片爽朗的晴天。郭子儀感到異常興奮和喜悅，他理起衣袖爲李光弼拭乾了眼淚，瞧了瞧站在身旁的家將，想到自己是居於主人的地位，李光弼到他的帳中算是上賓，立刻吩咐設宴款待。

家將傳令去了。

郭子儀欣喜的說：

「你來這裏不但是我個人的光榮，也是我的部屬們的光榮，希望屈駕在此多留幾日，一則我要向你請教；二則也好讓大家拜見拜見。」

李光弼含着笑說：

「不必謙遜，我倒要先向你請教了。」

「假如你不吝賜教的話，待會傳令把部屬集合攏來，請你訓示！訓示！」郭子儀說完話，莊重的笑了笑。

李光弼坦直的說：

你領導部屬與我不同，我是着重在一個嚴字，你是着重在一個寬字。因為我嚴你寬，我的部下的心就慢慢的傾向你。我對這件事一向深感煩惱。」

郭子儀怕再談下去會抓破他們兩人過去的裂痕，故意遮飾的說：

「那都是我的粗心和疏忽，所以纔會引起同事們的誤會。」

李光弼聲音沉重的說

子儀，我們既然互不相識，就請不要誤會。」露着謙懇的語氣，「你是對的，我要取煥然的。」一面說話，一面點頭。

外面傳來一陣陣他的腳步聲，郭子儀的臉放過去，進來了一位面貌英武的青年，臉上泛著紅光，流露出他的過剩的精力。郭子儀站起來說道：

「我替你介紹，這是李伯父。」青年走過去恭敬的給李光弼敬禮。李光弼連忙站起身來回禮。郭子儀微笑的對着光弼說：

「我本不希望小兒們習武藝，他們偏偏喜歡。」他說了這話，轉臉過去說道：

「李伯父是朝中的名將，孩兒們也要多學向李伯父請教。」

李光弼拉住青年的手說：

「我纔是來向令尊請教的。」

家將進來請他們入席。忽然瞧見青年站在那裏，便扭身回身來問他：

「郭晞，你不是打獵去了嗎？」

「剛回來。」

「有什麼沒有？」

「帶回來兩隻野兔，一隻山雞。」

郭子儀聽見兒子獵獲的野味愈見高興，立刻叫兒子去吩咐廚子煮來款待李光弼。他們入席，郭子儀特別請了部將僕固懷恩來奉陪，他們邊飲邊談，笑聲揚於室外，待到酒過三巡以後李光弼的面部突轉嚴肅，席上的空氣隨着他的表情沉寂下去了。大家都驚訝的張着兩眼注意他的動靜。他擎着酒盅站起來，在座的人都

不約而同的隨他站起來了。他把酒盅舉過自己的頭頂，朗聲說道：

「今天我在這裏同大家共飲國家的酒，使我感到非常快樂。願今後我們在戰場上共飲叛賊的血！」

他說完話，把擎着的酒盞往前一伸，咕嚕一聲，那裏面盛着的滿盞酒被吞下肚裏去了。他這股豪勁，引得在座的人點頭贊佩。

就此以後，郭子儀把自己的軍隊分了一萬人給他指揮，同時上表給朝廷，力保李光弼做河東節度使。

安祿山的兵勢愈演愈猛，守將們抵擋不住，紛紛棄城逃逸。眼見整個河北落入叛賊之手，連維護長安的重要關隘洛陽也被賊兵攻陷，朝廷日漸驚惶。郭子儀看局勢這樣嚴重，不等一切都弄停當，便很倉卒的與李光弼率領着隊伍向井陘進伐，攻打敵人的後方去了。

安祿山的部將史思明，連日有勝利的戰報送給他的主子，正在感到得意，突然聽到郭子儀李光弼連兵進擊的消息，大爲驚詫。他的預料，郭子儀李光弼雖然是大唐的兩員能將，但他們兩人不睦，他可以乘這個孔隙，踐踏唐室的江山。別的人從不放在他的眼下。他記起他曾當着安祿山的面這樣誇過海口：

一要攫取中原的版圖，祇要收拾了郭子儀，李光弼，可以馬到成功。

出乎他的意料，郭子儀李光弼這兩個冰炭不相容的人物，居然能在這國家臨危的時候融合在一起。郭李二人連兵進擊的消息，動搖了他的信心，使他惶惑不安。他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把他的精銳部隊分出一部分釘在郭子儀的隊伍後面，郭子儀的兵休息，他休息，郭子儀的兵前進，他前進。在一個悽冷的黑夜，史思明的這部份隊伍被郭子儀拖得精疲力盡，他打探到郭子儀的隊伍宿了營，他們纔在一座古廟裏宿下。半夜，古廟裏突然起了騷動，殺聲響震四野。第二天黎明

明，郭子儀接到一封信：史思明的追兵被土匪消滅。

天明時，郭子儀正需要命令前進，外間傳報，有一個農民裝束的青年要見他。他心裏感到喜悅。自從他進兵以來，民衆們紛紛請求投効的舉不知有過多少次了，「也許這青年又是來請求投効殺賊的罷。」他自己這樣想。於是，點了一下頭：

「請他進來！」

青年進來的時候，郭子儀正同口裏嚴肅的把他迎住，不等他開口，青年便先介紹自己，說明來意。郭子儀聽了不勝驚喜的說：

「好！好！」

在旁的人聽到主官這樣連聲叫好，都驚詫的把眼睛盯在他們的身上，並且不住的用眼睛在青年的身上搜尋，像要從他的身上搜出使他們的主官興奮得叫好的

東西來似的。隔了一會，郭子儀這樣的對青年說：

「昨夜的事，真神算之。這就舉，以後國家還要多多倚賴。」

青年堅定的說：「我年多承主官寬待，雖萬死不悔。」

他說完話告別而去。郭子儀把口送出門外，剛巧碰着部將僕固懷恩。青年向僕固懷恩敬禮，僕固懷恩顯出驚異的表情。郭子儀欣慰的說：

「你恐怕不認識了，這就是趙得勝。」

僕固懷恩聽到趙得勝這個名字，覺得耳熟，但一時想不起來。

郭子儀微笑著說：

「你忘記了，這就是從前你被洞氣的那個小兵。」

僕固懷恩想到小兵，便突然想起來了。那時弄得郭子儀同李光弼絕交的就是他。他細看了他一眼，現在完全變了模樣。一個壯健的青年，兩個眼睛炯炯有光。

，臉上露着果敢和堅決的神態。雖然他的身上穿的是農民服裝，却與一般農民相異，他沒有過細的問他。青年走了，僕固懷恩隨着郭子儀走進室內，把昨夜史思明騎的追兵被土匪消滅的事蹟向郭子儀報告了一通。在僕固懷恩想來，這一定可以令主將大大的興奮一下。他報告完畢，爲要激動主將的快樂情緒，還故意加重語氣讚揚了一番。

郭子儀的臉笑開了，略微帶點諷笑的意味。僕固懷恩看見主將的神情，自己感到不大自然，心頭懷疑道：

「難道昨夜的事是他出的主意嗎？爲什麼這些日子在我們的面前一點風聲不露呢？主將一向對我都信任，怎麼這件事連我都不知道呢？」他想到昨夜宿營的時候，郭子儀還向他表示過：「要是最近拔不掉釘在他們屁股後頭的那根刺，他們就再也不能順利的進軍了。」沒有料到，這根刺就在昨夜拔掉了。他對郭子

儀的敬畏之感更加旺盛，很想趁此機會問個究竟，把自己的眼光朝主將的身上投了兩次，話纔出口。

「看主將的神情敢莫非是先知點作夜的底細？」

郭子儀語氣柔和的說：

「我不但知道底細，連那土匪的頭目我都見過了。」

「什麼時候見他的？」僕固懷恩性急的問。

郭子儀鄭重的回答：

「就在剛才。」

「剛才你不是在同趙得勝談話嗎？」

「是的，我同趙得勝談話也就是同那土匪頭目談話。」

僕固懷恩感情激動的驚嘆道：

「想不到趙得勝還有這樣大的作爲！」

「他現在是五千人的頭目了。」

「我們何不把他招撫攔來平賊？」

「不用招撫，他自己已經來向我請求了。」

侯固懷恩感到意外的驚喜：

「不錯，我們的武裝力量充實了！」

「是的。安祿山把強到國家的兵權造反，虐民，我們要集合民衆的力量消滅

他。」

這是郭子儀常愛同他部下將說的一句話。

侯固懷恩從郭子儀的室內出來，郭子儀的兒子郭晞站在門外，他剛跨出門檻

，郭晞便輕輕的向他深問：

「怎麼還沒有命令下來？兵士們等得急了。」

僕固懷恩向他笑了一笑。

「急什麼？主將的命令：今天不進軍，弟兄們攬乏了，好好的安靜休息。」

郭勝這時已是僕固懷恩屬下的一名小軍官了。因他從小生長在他父親的帳中，部將們愛他聰穎，活潑，喜歡逗他打趣。現在他做了軍官，見了長官態度仍是恭謹如常。

真是一會兒，果然命令傳下去了。兵士們緊張了數日的心扉，立刻得到了鬆弛，全軍發出了愉快的笑聲。

此時，一個不祥的報告傳到史思明的案上，他展開那簡短的報告，面色頓時起了變化，嘴唇發烏，額上的冷汗直往外冒。口裏絕望的叫道：

「完了，完了……」

最後他暈倒在椅子上了。

隔了幾天，安祿山得到史思明告急的奏文，奏文裏面晰述着郭子儀的精明和勇武。安祿山把那道冗長的奏文看完，感到他新坐上去的王位不穩，禁不住心慌。他罵郭子儀道：

「郭子儀呀郭子儀！你這閻王不收的敗將敢同我作對嗎？我要你的腦袋，要你的腦袋……」喉嚨被氣咽住，祇顧搖着他的臃腫的頭。氣喘了一會，他想移動他那像肥豬樣的身子，掙扎了幾下掙扎不起來。於是，祇好坐在他那把特製的寬大的虎皮椅上，氣促的下令道：

「叫嚴莊出兵，叫嚴莊出兵！」

嚴莊是安祿山部下的一員幹將，也是助他謀叛的功臣，他領有的兵力與史思明不相上下。當安祿山攻陷洛陽自立爲大燕皇帝的時候，史思明功居第一，位置列在他的上面，從此他決了心，因不敢明白表示，便在用兵上故意懈怠。安祿山的命令下達他那里，他的臉上欣然有喜色。這是他表功的機會到了。暗自得意還：

「史思明老滑頭，你也向我低頭嗎？」

嚴莊的兵馬浩浩蕩蕩的出發了。正在頹喪的史思明，得了嚴莊領兵增援的消息，立刻振奮起來，爲要掩飾敗蹟，故意乘着嚴莊的兵未到之際，盡其全力來一個猛烈的反攻。在他發動反攻的時候，李光弼的兵便乘勢進入他的背後，嚴莊的援兵未到遠目的地就先被郭子儀阻住了去路。幾天深夜鏖戰，嚴莊敗逃，史

思明與郭子儀李光弼的夾擊中，因平定一戰而敗仗，被賊盤踞的鄭州就在這夾擊戰中攻收得了。緊接着在河北被賊攻陷，踏過的中餘郡都將繼而到郭子儀的掌握中。郭子儀儀在這些連連的勝戰中，看出一般民衆對國家的忠誠和誠實，相信有把這光復那殘破的江山。於是他就與李光弼商定引兵北上直取叛賊的老巢，非此不為。並聯名上書奏請固守潼關。

潼關是雄視在黃河南岸的固關名城。隔岸與風陵渡遙遙相對，祇要能夠把這個重要關隘保住，在它西面的長安城便如同豎了一道鞏固的鐵壁。守將哥舒翰，他的年紀已經五十多歲了，在他兼河西節度使的時候，就依着楊國忠的示意，共舉排斥過安祿山。現在安祿山公然謀叛，誰都不肯懷疑他不肯為國出力。偏偏楊國忠在這時把郭子儀等士族要人和朝廷的諸案等不理，以為崑山收復部使思明敗竄，江山可以穩守，恨不待馬車收復洛陽，再引兵北上擒在賊的面前。於是

不願郭子儀等假意請降，以圖誘殺哥舒翰。要他領兵北上收復陝州，洛陽

哥舒翰奉到朝廷的命令，平生立了心願的寧靜，一連有幾夜穿夜沒有闔過眼睛，終於驚惶惶的寫下一道奏文。奏文的大意是

安祿山熟習兵法，必定具機意所逼誘我深入，祇宜守不宜禦。

楊國忠仍然要他引兵速戰，哥舒翰不得已，祇得痛哭流涕的領兵出關。

不料哥舒翰的兵剛到靈寶，就遭遇到安祿山的部將崔乾祐，一陣交鋒，被打大敗。潼關這個險要的關口就此落入了叛賊的手中。皇上聽說潼關被賊兵攻破，守將哥舒翰向賊投降，惟一可恃的大將郭子儀阻在賊兵而後方與朝廷失去了聯絡，他害怕了，召了宰相楊國忠來商定辦法。

楊國忠乘機獻出了幸蜀之策。

於是這位堂堂的君主，把先夫唐玄宗所在的長安城，把歷代累代留傳下來的國

寶，和長安城內的數十萬臣民慷慨的遺留給叛賊了。

自郭子儀領兵北上以來，潼關失守，長安陷落，這是一個大的變動。他雖然仍如平常一樣的鎮靜不亂，他的部屬都感到惶惑不安，一心要想引兵南向收復長安。郭子儀看到安祿山的兵力都集中了，自己的力量不敢輕與交鋒，祇得把收復的那些地方令部將們嚴密把守。皇室雖然南遷，大半的領土仍然操在中央手中，叛賊所佔領的城池，一般老百姓都不願意歸順，像他所收復的那些地方，老百姓們紛紛來向他請求投効，這就是最好的榜樣。安祿山爲人殘暴，他推測決不能得到民心。縱然城池被他佔領了，人民還是心向着國家。

野 松

他趁着安祿山得了長安城，在那兒驕縱放肆，樂而忘形的時候。他便把他所收復的河北當作爭取勝利的母地，把每個賊兵可以竄進的隘口都安置重兵，自己

便在裏面集合壯丁施以訓練，補充自己的兵力。戰鬥疲乏的將士們在這時得到了充分的養息。

皇上像喪家狗樣的哭喪着臉捨棄了平日享受的人間繁華，在入蜀的道路上嘗着從來不曾聽到過的人間苦味，坐在鸞輿上走一程又回頭顧盼後面，深怕安祿山派來追兵劫去他的命和他那比自己的命還重要的寵妃楊玉環。他想起他一向厚待安祿山的恩惠，禁不住心頭起着劇痛，面上現着悽苦的表情，看着隨在他身後的從皇宮裏帶出來的近臣，他們的樣子顯得比他更狠狠，那些走不動的停在路旁相對啼哭，他看着看着，一陣陣的心酸，眼淚向外直淌。忽然想到皇宮內的溫暖和舒適，不出的放聲大哭起來了。

鸞輿停下來，近臣們都過來給他安慰。他們說的那些安慰他的話，使他聽了更加羞愧得難過。他是唐室的堂堂君主，這時候竟落得這樣一個悽慘的下場，他

看着那些近臣們的可憐的面相，覺得自己無能的果報，不但落在自己的身上也落在別人的身上了。他看了看他心裏疼愛的皇貴妃，面上現着慘苦的颜色，他的心一陣一陣的劇痛得非常厲害。

這時太陽已經偏西，他的肚內還沒有進過一點飲食，起初因為害怕，肚子餓餓還不十分覺得，倒像忘了人需要吃東西這回事。在這里停下來，皇孫們爭着向他要吃，在小孩子們的哭泣聲中，他的肚子裏也咕嚕咕嚕的響起來了。楊國忠從市上買了幾個胡餅來獻給他，他忘記自己的身份，張着嘴就咬。一會兒，幾個胡餅都被他吞進肚裏去了，小孩子們吊着眼淚，先起饑餓的眼睛把他望着，最後祇得哇的哭出聲來了。

野 松

就在這時，遠遠近近的人民都到這裏來了，還有人爲他帶來了食物。那些正在饑餓着的皇子皇孫和大小侍臣，都仗這些食物得以免却了饑餓的熬煎。

走到馬嵬驛，將士們的肚子裏都需要進食，但是，找不着吃的東西，加上奔途的勞累，使他們又饑餓又疲乏，大家想起這禍患都是楊國忠招惹來的，於是，憤怒的火焰一齊向着楊國忠噴射。楊國忠就在這火焰中作了荒郊的鬼魂。

楊貴妃在裏面的一間屋子裏，聽到楊國忠在將士們的憤恨的刀下死了，臉上立刻變成了蒼白色。在一陣喧鬧聲中，一個人持着刀怒氣衝衝的闖進來了。皇上看見那來人的兇勢，飽受了一驚，背上沁出了冷汗。這進來的人就是保駕的老將陳元禮，他曾經爲國家立過很多功勞。他走到皇上的面前，把刀往地下一頓，劈頭二句說道：

「楊國忠誤國，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

35
貴妃當時駭得暈倒過去了。就在那天夜裏，美冠一世的貴妃楊玉環，便失去了皇上對她的恩愛，被逼着悽慘的上了吊。

在這極端嚴重的局勢中，郭子儀的威名由於交通的阻隔，漸次被人淡忘了。有人把潼關，長安失守的過失，慢慢的推到他身上去。說他看到朝廷危急，故意按兵不動。起初這些無根據的流言，祇在少數人的口上傳播，日子一久，就愈傳愈開了。加上前一些時，一般民衆常常聽到郭子儀的轟轟烈烈的戰蹟，突然一下因着長安陷落，便變得寂然無聞。於是，有些相信郭子儀的人格的人都提心吊膽的說：

「他是爲國殉難了嗎？」

當那些陰毒的流言傳到郭子儀那里，正是他在策劃圖謀恢復失地的時候，一個部將聽到那含着污蔑的流言，心頭非常氣憤，他怕郭子儀爲流言所陷再遭冤屈，很關心的走到他那里去報告他。郭子儀聽了那部將的報告，輕微的笑了一笑。

那部將看到郭子儀那種滿不在乎的神情，十分性急的說：

「像這樣厲害的流言，主將放鬆不得！」

郭子儀仍然沒有做聲，祇是含着笑輕微的頭了點頭。

他心想，別人對他放出這樣的流言，爲的是掩飾他們自己的過失，他既經明白他們的心計，又何必同他們計較呢？他一點也沒有爲那些像狂風一樣吹送過來的流言所動搖。那天晚上他把當天的案卷批閱完畢過後，細細的研讀了一遍孫武的兵法，然後把歷年帶兵所記下來的經驗溫習了一遍，直到外面敲了三更，纔吹滅蠟燭，上床睡覺。

第二天早晨，他醒得很早，不等士兵們吹起床的號角，他自己就先起來了。他把衣服穿好走出門外，四面寂靜無聲，抬頭望天上，東方剛開始現出一點魚肚白，紫微星把天空照得很明亮。他輕腳輕手的走進馬房去，剛跨進去一隻右腳，

他的高大的身影投在馬夫的床上，使那獨眼龍馬夫受了一驚，翻身坐起來，順手取出那把壓在枕頭底下的剗料刀，縱身往床下一跳。郭子儀趕緊把腳收回來制止道：

「幹什麼？」

獨眼龍馬夫聽是主將的聲音，當下楞住了，手上舉起的刀，噹的一聲掉在地上。郭子儀走過去親切的問了幾句，便往馬槽邊去了。那些肥壯的畜牲見有人走近，牠們便嘶嘶的叫了起來。

郭子儀從馬房出來，心頭暗自欣喜。那馬夫瞧着郭子儀的背影，彷彿有一股力量在鼓盪着他，心裏一陣比一陣感覺溫暖。直到看不見了，他纔把眼睛收回來，掉轉頭去看他侍候的那些馬匹。他看他們長得那樣高大肥壯，不禁從心底滋長起一些得意的驕傲。心頭想，說不定今天主將又要給他們的賞賜。他記起了過去

的許多事實，祇要主將到馬房去看馬，一定又要動兵了。他想主將進馬房來祇有他一個人知道，別的人還在打鼾，他手上的剗料刀剛纔掉在地上那樣響，他們都沒有驚醒。他決定主將進馬房的事，祇要號角一響，他就把他們喊醒，告訴他們。

他沿着馬的行列走了一轉，探頭出來望天色，遠遠近近的公雞報曉聲激起了他的狂熱的情緒，他的喉嚨裏正要響起來歡快的叫聲，在對面營房裏的起床的號角響起來了。他興奮的把睡在馬房裏的伙伴都喊起來了。一個渾名叫三把手的馬夫翻下床來用手背揉着眼睛，獨眼龍走過去同他開玩笑！

「三把手，不要用手揉眼睛了，快把手伸出去領獎！」

當獨眼龍說這句話，大家的心裏已經明白，一定是主將到馬房來過了。

起床的號角響了以後，不一會兒，郭子儀在士兵們的面前出現了，他的身上

穿的是一身輝煌的戰袍，這套戰袍，自從嘉山那次大勝仗之後，他就沒有穿過。潼關陷落，守將哥舒翰投降，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打擊。他轉戰河北，收復的十幾個郡，雖然仍在他同李光弼的掌握中，但長安不保，主上選都，實在是身爲武將的恥辱，縱然垂頭喪氣不在他，他自己却常把這件事引爲內疚。今天是他開始雪去這恥辱的時候到了。他向將士們宣佈：他要討平安祿山那批叛賊，他要把那些被叛賊蹂躪着的地方收復，他要把那些遭難的人民救出來。

將士們聽了他們的主將像宣誓一樣的訓示，一個一個都感激涕零，他們的心中燃着的愛國的火焰被他煽旺了，他們一致要求他們的主將火速領導他們討賊。

有人來向他說，皇上已到蜀川，現在恢復江山的是太子，並告訴他，楊國忠同貴妃都在到蜀川的路上在將士們的憤怒當中殺了。郭子儀聽到這些消息，忙忙的加緊準備，並把聽到的消息轉告李光弼，李光弼聽了也同他一樣感到興奮。

不久，太子在靈武卽了位。

郭子儀奉召入關。這時他手下的武力已不是從前那樣微弱了，他奉到詔令便領兵五萬從河北繞道轉達靈武。

在洛陽稱王的安祿山，這時止在躊躇滿志，他的生活舉措，一切模倣皇室。

皇上每次大宴，先設太常雅樂，繼後在鼓樂聲中，宮人舞着霓裳羽衣出來，奏散樂雜戲，教舞馬百匹啣着杯引着犀象入場，有的拜，有的舞。安祿山參加過幾次大宴，聽着那些悅耳的音樂，看見那些舞動的婀娜的身姿，心頭無限羨慕。他得了長安，一心不忘的就是這些王宮的享受。他把宮廷裏的梨園子弟和樂工都擄進他的宮廷來了。一天他也學着皇上的榜樣大宴羣臣，爲了表示風雅，特地把座設在凝碧池。梨園子弟，樂工，及宮人們奉旨要在這天作一次精彩的表演。大宴時

，安祿山穿着嶄新的繡花袍，高高的坐在首席上，各個新貴也按着他們的官位的高低就了坐，於是，各種樂器奏起來了，一連奏了三便，還不見那些舞象舞動，安祿山回憶他在王宮所見的情景，腫臉上露着的笑一臉，被肥肉擠得祇有兩條縫的眼睛立刻射出了兩道兇狠的冷光。一剎時，那些怒目不動的舞象就在安祿山的殘忍的刀下不屈的殉了國。梨園子弟們落淚痛哭，賊兵露着鋒利的刀尖穿進了他們的胸膛。老樂工雷海清，眼睜睜看着多年的同事，一個個遭受了這樣淒慘的結局，斜睨了坐在上面的安祿山一眼，心頭不勝悲憤，看一看自己手中捧着的那把大琴，不可抑制的，嘩的一聲把琴擲在地上，雙膝跪地，面向西方，放聲大哭起來。安祿山羞憤的將他搏在試馬殿前，把他的身體支解了。

這幕慘劇，洛陽城裏的人民聽到，沒有一人敢發怨聲，祇有痛苦的為那些慘死的宮人們掉淚。

郭子儀領兵抵達靈武，新即位的君主，感到無比的欣喜，他看到郭子儀的忠誠的風貌，禁不住淌出了興奮的眼淚。聽到郭子儀敘述轉戰河北的事蹟，臉上立刻掛上了感激的笑，馬上信託的把恢復江山的希望交給他，任他爲兵部尙書。郭子儀奉了這榮耀的新命，連一點停留的機會都沒有，又匆匆的領兵入衛，進討東西兩京去了。

由於他的勝利進軍，建立了很多功勞，不久便升爲天下兵馬副元帥。

失去的地方一天天不斷的收復，新主在靈武說不出的高興，不由的想起失去的京都長安來了。見着天天打勝仗，想回長安的心更切。一天下午，郭子儀被召到他的面前，他把欲回長安的意願示意給他。郭子儀略爲攷慮，估計了陛下手上的兵力，和他所佔有的軍事要地，收復長安已有幾分把握，便毫不遲疑的答應他

了。

在發動攻長安的前一天，皇上召集了朝內的重臣，擺設豐富的大宴爲郭子儀餞行。在餞行的席上，皇上親自提壺爲他斟酒，郭子儀一杯一杯的把酒往肚裏灌，一連吞了三大杯，皇上纔把壺擱下，抱着滿腹的期望，顛聲的對他說：

「事情成不成功，就在這一次。」

郭子儀斬截的說：

「這次長安若收不回來，臣決以死報！」

郭子儀抱着收復長安的信心，統領着兵馬離開了臨武，冒着凜冽的寒風和漫天飛颺的塵沙去了。

野

松

盤踞在長安城內的賊將孫孝哲，是安祿山部下的一員驍勇的悍將，他佔據了

長安，就把重兵置在長安城的西面，以備官軍來時，憑着地勢堅守，他自己便安坐在長安城內，聽安祿山在洛陽的指揮。在安祿山的命令下，長安城的繁華消逝殆盡了，皇宮裏的輝煌的設施都隨着安祿山的王位進入了洛陽，留存下來的，都歸孫孝哲坐在長安城內盡興的享用。他的兵士們便讓他們在民間去搜羅。

自從孫孝哲的兵開入長安城以後，長安城內的居民沒有一刻不渴望官軍到來。郭子儀領兵赴長安討賊的風聲比他的軍隊的行進還播揚得快，他還沒有抵達長安的邊境，長安城的一般民衆就在秘密的傳說着他的消息了。

他的兵剛開到長安的西面，便遇着孫孝哲在那兒佈着陣勢迎接。幾天過後，賊兵敗退了，遺下了六萬個死屍。郭子儀把這消息報給在靈武渴望勝利的皇上；皇上興奮得足足一個通宵沒有睡落覺。

郭子儀光復了長安城，救出了在賊兵踐踏下的長安城內的居民。一天他騎着

馬在街上巡視，沿街的父老們都燃着香燭拱手向他膜拜。叫人驚訝的，他已不是他們心目中的那位英俊少年，他的嘴上已掛上了漆黑的鬍鬚。

曾經在醉仙樓酒店門口，親見過郭子儀綁在囚車推赴刑場的酒糟鼻子，在人叢中看見郭子儀騎着馬在街上走過，不勝感慨的說：

「要是當年把他殺了，那里還有今天啊！」

郭子儀收復了長安以後，聽到安祿山在洛陽的死訊，便又領兵進攻潼關，直取洛陽去了。

野
松

他的兵開到洛陽，遇到那里的守將嚴莊頑強抵抗，攻了幾日幾夜都攻不下，不禁心頭有些納悶。就在這時，突然有一個好消息到了，邊寇回紇領兵在南山襲擊敵人的後背。這樣不謀而合的在兩面夾攻之下，賊兵很快就被攻退了。洛陽城

從此又歸入了唐室的版圖。

但是，他把叛賊趕走，又有一個新的禍患起來了。那幫助他攻取了叛賊的回紇，他們那種邊寇的習性未改，當賊兵退走以後，他們進城便大肆劫掠，弄得城內的居民叫苦連天，父老們都來向他請求，要他禁止回紇的騷擾。一個走了，二個又來，衛兵拒絕不讓他們進去見他，他們便高聲嚷叫。

「郭元帥不論到那里都體恤民衆，爲民衆解除痛苦，我們遭受了痛苦，爲什麼擋住不讓我們去見他？」

於是，在他的帳外，便有人大聲呼喊起來了。

「我們要見郭元帥，我們要見郭元帥！」

郭子儀爲了不引起與民間的隔閡，祇好允許他們來見他。他根據一般民衆的請求，上了一封書給朝廷，請求以羅錦一萬匹犒賞回紇。同時把回紇的首領召集

攆來，又把犒賞的意思宣示給他們。

回紇劫掠的風氣算是平靖下來了，一般居民也能得到安居了，可是向朝廷的請求，等了許久都沒有信息。直到等得回紇的首領來向他催促，朝廷的答覆纔下來。推說國庫空虛，那樣巨大的數目負擔不了。郭子儀奉到朝廷的指令，想了一想：

「好，既然國庫空虛不能担負，那麼就把我應得的錢捐作朝廷的犒賞吧！」他於是又上書請求，願將自己應得的錢捐作回紇的犒賞。

朝廷答應了他的請求，犒賞的羅錦發下來了。他召集回紇的首領，頒給他們犒賞，大家都拱手膜拜，對朝廷感恩不已。

回紇領得了這大批的犒賞，不論官兵，一個個都歡天喜地。

從此郭子儀與回紇的首領們便如同兄弟一般親密的交往，在他平賊的功績上

回纥給了他不少的助力。

幾年過後，被賊兵佔據的土地，在郭子儀的征討中，逐漸歸復了。眼見着殘破的江山快在郭子儀的馬蹄下聯繫攏來，突然一道聖旨下來，召他回京師。

這是觀軍容使魚朝恩在鄴城打了敗仗使出來的詭計。因為他是一個不懂軍事的宦官，見郭子儀建立了不少的功勳，聲望日隆，於是，胸懷嫉妒，左想方右設法來阻止他，不願意他再有立功的機會。

49

恰逢這時，從前在安祿山手下的那些叛將，看到中央聲勢日漸浩大，有了光復的希望，感到自身的末路，紛紛背叛，請求投降。魚朝恩乘此機會，盡量接納那些背叛過來的降將，利用他們來阻止郭子儀。

曾經在安祿山手下建立了很多功勞的叛將史思明也投降過來了。魚朝恩更以此沾沾自喜，以爲這一來便有了代替郭子儀的人了。他想奪取郭子儀的功勳，抬高自己的身份，便狡猾的向皇上建議：

「郭子儀，李光弼都是朝內的元勳，若讓他兩個做元帥都不便統屬，不如在他們的上而另設一個官位來皇上的意思掌管軍機以便統屬。」

皇上聽了魚朝恩的話，認爲很有道理。於是採取了他的意思，在九個節度使以上，又設置了一個新的官職，官名叫做「觀軍容使」。由於魚朝恩的處心積慮，「觀軍容使」這個好聽的官位被他造成，同時被他搶到手了。他得了這個高過一切的官位，爲了要赫赫威威的張揚一番，請求皇上把九個節度使召集起來，他便高高的自居在他們的上面。這樣一來，郭子儀的地位儼然在他之下，和其他八個節度使的地位沒有什麼不同了。

野

松

可是，魚朝恩的狡猾的金國雖是成功了，節度使們却都瞧他不起，對他非常鄙棄，在皇上當衆宣佈他爲「官軍容使」的時候，暗地裏便有人帶着輕蔑的口吻說：

「一個不懂軍事的宦官，怎麼能指揮軍事呢？」

節度使們爲這事情恨不平，對於朝廷的一番熱誠，從此也就一天一天降低了。

魚朝恩榮任了這個顯耀的新職以後，更見趾高氣揚，處處都顯示出他的位置居於衆人之上，除了皇上以外，全朝的人就沒有誰再比他大了。

他爲了要建立功勳，命郭子儀魯良等七個節度使討安慶緒，又命李光弼王思禮兩個節度使領兵去協助。自己以觀軍容使的身份跟着監視。有了功勳，便歸功於他，有了過失就委責於人。別的節度使看出了他想出來的這些狡猾的陰謀。一

決不聽從他的調動。後來因郭子儀從中勸解，大家佩服郭子儀，纔又領兵前去破賊。

兵到之後，九個節度使的人馬把安慶緒重重包圍住了，但是，包圍儘管包圍，這九個節度使的人馬數量雖衆，因無統帥，號令不一，一直等安慶緒的救兵到來，他們纔未布陣。

老計巨滑的史思明見到歸順過來，沒有實惠給他，加上李光弼等不但不信任他，且常常以冷眼待他，他便暗同安慶緒勾結，正在官軍不提防的時候，他又搖身一變，帶着精兵五十萬向官軍奮勇撲擊，把官軍擊得潰不成軍。幸虧郭子儀領着朔方軍截斷了敵人的後路，使各節度得以潰歸本鎮。不然，官軍真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這次戰爭失敗後，魚朝恩回朝便把過失全推在郭子儀的身上。

不久，召郭子儀回京師的聖旨便下來了。

郭子儀奉到了詔他回家的聖旨，毫無愠色，謹遵旨意，把朔方節度使的軍權交給李光弼了。

在臨走的那天，將士們見他受了這樣大的委屈，都急得痛哭起來，大家死死地把他挽住，不讓他離開。他回憶起，他自己的身世，和他平生的遭遇，像有一把鋒利的小刀在向他的胸脯上面戮，他睜開被眼淚模糊了的眼睛，慈祥的望着站在他面前的那些嚎啕大哭的將士，因為感情的激動，全身起着戰慄。一片陰暗的雲罩在他們的頭上，幾隻烏鴉懶散的打他們的頭頂飛過。他默默的站着，眼淚一顆一顆的沿着兩頰朝地上滾。過了很長的時間，在將士們的唏噓聲中，他壓抑住自己的感情勸慰的說：

「你們不要難過，出力報國是我們當臣子的應盡的本分。現在叛賊未靖，你

們應該多多爲國出力。」

那些將士們聽到郭子儀的勸慰，深受感動的說：

「我們都願爲國報效，我們都願跟着副元帥！副元帥，你不說走，我們都不願你離開。」

郭子儀沉痛的說：

「這是聖旨。」

大家聽到「聖旨」二字都默然了。

他慢慢的轉過身來，跨上了馬背，那些將士仍然依依的望着他，直到看不見了，他們纔各自回營。

郭子儀騎在馬背上，神情很坦然，故意把繮繩放得復鬆，讓馬兒在道上自由的行進。他的胸中的鬱結隨着馬兒的清脆的蹄聲，一步一步鬆散開了。一切昏暗

的事在他的眼睛裏都看得透亮，他也用不着死心踏地的把它們記掛在心裏。他坐在馬背上邊走邊想：

「自己一生遭受的冤屈還算少嗎？這又算得什麼呢？祇要自己是一片耿耿忠心，終有一天會得到伸雪的。」

於是，那些令他回憶起來傷腦筋的往事，祇好不再去想他了。

他作九原太守的時候，不是也有人爲他抱屈嗎？誰知他並沒有長久被埋沒，終於爲國家建立了這許多功勞。雖然現在因爲小人的陷害，在他的身上加上了罪名，把他的軍權完全剝掉，他的心頭却不爲這事存着一點芥蒂。

他的馬兒馱着他叮叮噹噹的走過了一片廣大的平原，飛揚着的灰沙，遮蓋了他的衣服，馬的膝頭上也薄薄的蒙上了一層沙土，這些直到他翻過一個陡削的山嶺的時候纔發現。走到山下的一棵白楊樹邊，剛巧那兒有一道狹窄的水溝，他望

了那溝裏的流水，更跳下馬來把馬拴在那株挺立着的白楊樹上，抖了抖蒙在身上的灰沙，然後再用力動動那沾得紧紧的幾處拍了幾拍。就在那兒的一塊草地上坐下，下來休息。

跟他來的獨眼黑馬夫，在歇下來的時候，看見水溝裏流着清涼水，彎下身去，使用兩手捧起來喝。郭子儀連忙站起身來走過去把他拖住：

「剛走了路不要喝冷水。」

「我喝得，元帥。」他又想彎下身子去喝。郭子儀用力一把把他拖過來，和顏悅色的說：

「要喝，前面喝開水去。」

獨眼龍像小孩子似地睜着兩眼把他瞧着。

郭子儀又說：

「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再走。」

獨眼龍坐下來，跟着又站起。他的眼睛望着拴馬那邊，接着走過去用手掌抹

了抹馬身上蒙着的灰沙，嘴裏像在向親暱的朋友開玩笑似的說：

「馬兒，我們沒有進過京城，這回都是前身修積好，有福氣陪同元帥進京城

。」他轉過臉來對郭子儀說：

「元帥，這次進了京城不要把我丟掉，我跟了你許多年，你對我們真好。別人像你這樣大的官，擺架子都擺不完，那里還把我們這些小人看得上眼。你真是大人有大氣派，天下的人那個不提到你就恭敬。偏偏那些想做官的壞人要來害你，難道皇帝老子沒有眼睛嗎？」

郭子儀聽他在那兒囉嗦沒有理會他。忽然聽到他最後的一句話，不免有失體統，便很莊嚴的制止他說：

那裏來那樣多的話。」

獨眼龍看見郭子儀以嚴肅的面孔向着他，立刻住了口，兩隻手不停地在馬身

上拍

他們在那里休息了一會，又騎在馬背上走了。

郭子儀回到京師，拜見皇上，他的忠誠勇氣慨使皇上衷心感佩，他向皇上請

罪，皇上帶愧的說：

「勞卿征討，保衛社稷，那里還有罪？戰役辛苦。今禍亂漸平，特請回朝略

事休息。」

野

郭子儀聽了皇上的一番話，雖然覺得是對他的敷衍，但他的態度非常從容，毫無不愉的顏色。拜辭出來，便有京中的許多舊友來爲他迎風洗塵。在酒宴間談敘

松

，別人談到這事，都憤慨非常，他自己却坦然的現着笑容。

自是以後，皇上給了他一個閒職，留住京師，不再有帶兵的機會給他了。

魚朝恩見他住在京師，深怕對自己有什麼不利，便盡量的在朝內結納黨羽，隨時派出他的心腹去探聽郭子儀對他的態度。郭子儀自留住京師以來，那些會引起他煩惱的事件早已不放在心間了。他也不願意費心思去理會魚朝恩所做的那些卑鄙行動，成天沉溺於研讀以曠達他的胸懷。

他的兒子大的已經長成人了，小的便由他自己課讀，他乘着這清閒的機會，過着和融融的家庭生活。幾十年來冒着風沙，南征北討的往事，他不時回憶起來，頗覺自慰。一天一個多年不見面的老友來看他，他們談着別後的遭際，不勝慨嘆的說：

「至今叛賊尚未平靖，自己反丟棄責任來過這樣閒散的日子，心裏時時感到

不安。起用文

那朋友說：

「你的一片忠心，全國的人誰不知道？雖然賊未平靖，你實問心無愧。祇怪魚朝恩那般宦官小人，不識大體，想要自己榮居高位，便不惜陷害忠良。像老兄這樣耿耿忠心的保衛社稷，不計較別人的恩怨和自己的安危，冒着風沙，南征北討，出生入死的有幾人呢？就說這鄴城的失利，主要是沒有魚朝恩涉身其間，那里會落得那樣的結果呢。」

郭子儀笑着說：

「鄴城失敗的事，使我得了很多有益的經驗。這次的得失，已經過去的事，自然容易使人明白。多虧朋友們關心，丟棄了帶兵的生活，像現在這樣安閒的度日，也可常得到朋友們的教益。」

「難道你心裏一點委屈也沒有嗎？」

能感慨充滿了那朋友的胸懷，不由的長長的嘆息了一聲。

李光弼接掌了朔方節度使的軍權，消息被史思明聽到，放出了誘惑的謠言。急於求功的魚朝恩爲謠言惑亂了，他深信不疑的說：

「守洛陽的敵人，將士都是北方人，久在外面當兵，急想回家，如果趁機會進擊，可以立刻攻破。」

於是，把建議的表上到皇上的面前，皇上反復的翻閱了幾遍。不久，攻洛陽的詔命就傳給李光弼了。

李光弼奉到皇上的詔命，覺得史思明的勢態正在高漲，禁不住皺起了眉頭。部將僕固懷恩，爲這事向他提出意見，他們因爲各人的看法不同，激起了爭端。李光弼站新主將的地位堅持的說：

「叛賊的勢氣正盛，不可輕易動兵。」

僕固懷恩說：

「時機不可失，急遽出動，一定可以殲滅敵人。」

他們爭執了一番，光面不得已，只好出師征討。他們的兵開到北邨，李光弼命令僕固懷恩依險為陣，僕固懷恩把陣勢排在平原上。他向他解釋說：

「依據險要，可以進，又可以退，紮在平原，一敗就完全被殲滅。」

他們還在議論未決，史思明的大兵開到了。勿保一戰，李光弼吃了敗仗。消息傳到京師，皇上悔悟的說：

「假使郭子儀領兵決不會落得這樣的結果。」

李光弼敗退到開喜，心頭感到十分慚愧，上表請求自貶。皇上把他召回了京

師。

「這一回殘局，靜待誰來收拾呢？」

終於沒有意義，郭子儀又移名到皇上的面前去了。

郭子儀奉了新命。整理起舊日的行裝，又岸然的朝那風沙瀰漫的河北去了。他這時的心情，祇有那抵擋過暴風疾雨和濃霜大雪的蒼松纔能體會。

野 林

61